

SHUILU BIAN YU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刘长青

# 水陆边缘



鄂新登字 05 号

水陆边缘

刘长青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盘锦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8.8 插页 4 20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54-0763-3  
I·656 定价:10.00 元

## 自序

我特别喜欢韩东的《你见过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一节：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你也想像过大海/  
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

这表面简单的叙述内涵着诗人对生活概括得贴切精练，触摸到了许多人灵魂深处的特质。

我对海洋文学的眷恋，完全始于对大海的深情。因为是大海养育了我和我的先辈。从我这一代上溯三代人都是吃水上饭的。我爷爷从十三岁就在二界沟网东家的渔船上做“伙舱”，20多岁当船长，踏遍渤海万顷浪，跨越辽东沙杠，过老铁山水道，穿渤海海峡，打南岛，下舟山，浪迹天涯海角。风浪中练就了一身识水性、驾轻舟的本领。他说得清渤海沿岸有多少可供航船贴行的山崖，熟知哪壁山崖间有可供避风船锚的葫芦口。望天知风雨起自何方，看水识鱼虾游向哪里。爷爷端坐在后舵舱内，手捏小酒壶，让船员用线锥沾上点海底的泥沙，便在苍茫的大海上确知他的船所在的方位。66岁时，尚被生产队聘请为“领航人”，率领船队去烟台送卤虾。

爷爷一生海上漂泊，曾多次遇险，那是他刚刚上船做“伙舱”的时候，船航行突然遇风，篷都没降下来就倾覆了，爷爷所在船上五个人，只从水中冒出来爷爷和另一名船员，他俩手抠蛎黄与青苔，趴在倒扣的船底上，漂了一天一宿，被回涨的潮汐推送到浅滩，他从覆舟上下来，又跋涉了十多里的陷泥滩，被一看盐滩的老人用小米粥救了性命。又一次，爷爷手操舵杆，过庙岛群岛，觉得手下哆嗦，听到了嘎嘎嗒嗒的声响，如果船吃水再深一点，那水下的礁石就会把他的船拆成碎板……。古来习称“行船跑马三分命”，爷爷一辈子水上生涯可谓九死一生。

爷爷熟知大海乖戾的脾气，所以不让他的子孙后代再沾海洋的边。

父亲二十来岁正值身强力壮，牢记父训，干起了趴血槽子血网，晒虾晾鱼的“陆地加工”的活计，宁肯少拿工钱。五十年代初期，因辽西省水产局一条错误的鱼情预报，说“二界沟夕阳西下，毛虾搬家了。”所组建的远征黄河捕捞公司聚集了二界沟四个海上作业队的青壮劳力，从辽河入海口转战到黄河入海口去下架子网捕捞毛虾。由于鱼场距离太远，海上捕捞的鱼虾在大排子上加工，然后用船沿河运往驻地，来这里后再没有“两脚扎旱地”的营生。父亲和另外一名老渔民驾驶“小乖子”，往返鱼场与驻地之间，运输榨好了的鱼虾。一次，黄河入海口——勺口浅水滩刮起了八级大风，平时压潮息浪的浑泥汤子沸腾了，把避风的打鱼船抛上了岸，逃生的渔民被当地百姓救起，而父亲竟然和那老渔民拼力挣扎，摸进河门子。

远征黄河的捕虾船没有捕到毛虾，只是捕获了一些林刀鱼和大鳍头（河豚鱼）。而留守在二界沟的渔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靠挖蛤蜊度过了上半年的枯虾期。下半年毛虾旺发。二界沟不是夕阳西下，而是如日方升。年末，拉了一大车劳模参加辽西省劳模表彰大会。而远征黄河的捕捞公司却因产量太低，经不起人吃马喂的消耗宣告解体。省水产局对这个公司很负责任，为青年渔民寻到了去处，父亲和一批想跳出“苦海”的青年借机踏上了陆地。几十年过后，父亲从营口退休返回到渔镇上，成了破旧的大俱部门前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中最健壮的一位。其它没有离开过海的人中有的已被大海风浪揉搓得改变了形体。

当我初中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后，放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美差——现金出纳不愿干，一味要求上船，立志做一名有文化的新型渔民。爷爷大惑不解，气得一顿没吃饭。我说整天和十个阿拉伯数字与算盘珠打交道，实在腻味了。爷爷骂我没出息。可是当我上船的愿望已成为事实时，爷爷还是亲自为我缝制了麻垫子（铺在舱底隔潮用），又用熟豆油油制了雨衣油裤子（那时塑胶防水衣还没有普及）。他叮嘱我，不许在船头撒尿，不许倒背手在甲板上站立，晚上出去解手里抓根绳，说话不许带“翻”字，恐我犯了船家的禁忌。

我上船后，仅仅在海上漂泊了一年，当初那陡涨的热情便被冰凉的海水冷却了。这样，我也跳出了大海。

由惧怕海洋到热爱海洋的转变是发生在我离开了海洋的某些年某些天之后。那时，我与大海之间已经没有了现实的直接的利害关系了，像遭遇风浪、逃离危险这样的境况只是存在于记忆的王国里，甚至能给我带来某种兴奋的刺激与快感，我便开始回忆幼时爷爷、父亲讲过的他们与海洋关系中的细枝末节，反思我在阔水野滩成长的经历、海上短暂的生活和镇上渔民讲述的海洋故事。随着我对海洋生活的积累与占有的丰富，我逐渐树立了在水陆边缘开掘的信念和勇气。

收集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是从我近十年文学作品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海滩印迹”是创作散文，像我童年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一样，有的直，有的弯，有的深，有的浅。尽管稚嫩，但现在的我却找不回当初那种惬意的感觉了。“水陆边缘”是写实文学作品，即忠实于生活的时代采风，是文学与新闻工作结合的产物。“迷濛烟雨”是游记散文，这几年，有机会走了一些地方，游山逛水时，也并不轻松，有意识地作了些记录，大部分聚焦于“水”字上。收集进来，自觉并不牵强。“冰雪航程”这部分是按一位青年诗人“你需要转换角度”的提示，在创作上做出点探索，于是，这几篇小说样的东西便出笼了。当然，我的转换还不明显，不彻底，不成功，只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海边人爱谈酒，也算三句话不离本行。每当打开啤酒瓶子的时候，总给予我启迪和联想，那喷泄而出的泡沫作弧线射向空中，轻飘飘的，就像我十年间拉拉杂杂写下的这些东西；而泡沫下面是爽口的清水，我刚刚品尝到，像似我目前某时某刻的最佳写作状态；清水下面才是浑浊的沉淀物，即目前人们称作是“祸根”的地方，我还没有舔舐到，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饮尽它。

刘长青

# 目 录

自序 ..... 刘长青

## ●海滩印迹●

|                     |      |
|---------------------|------|
| 船家号子.....           | (1)  |
| 河面上,老艄公撑起了顶风船 ..... | (5)  |
| 鱼之祭.....            | (7)  |
| 高高的挡潮闸 .....        | (11) |
| 沟西那片红草滩 .....       | (14) |
| 航标灯 .....           | (17) |
| 帆 .....             | (19) |
| 童年,失落在海滩上的.....     | (21) |
| 一把琴弓 .....          | (24) |
| 狗的故事 .....          | (27) |
| 猫的故事 .....          | (30) |
| 呵,这样的读书乐趣.....      | (32) |
| 我们是寻路人 .....        | (35) |
| 芦苇谣 .....           | (38) |
| 田野上,割芭莢菜的小姑娘.....   | (41) |
| 辽河女儿 .....          | (45) |
| 月亮升起照渔家 .....       | (49) |
| 读星空 .....           | (52) |

## ●水陆边缘●

|                |      |
|----------------|------|
| 迷人的水陆边缘 .....  | (56) |
| 潮间带上的开拓者 ..... | (59) |
| 鱼虾富集的产卵场 ..... | (62) |
| 百鸟珍禽的停歇站 ..... | (65) |
| 螃蟹梦 .....      | (68) |
| 螃蟹梦(续篇) .....  | (76) |
| 胡家人的两次突围 ..... | (85) |

|                 |       |
|-----------------|-------|
| 神奇的老坨子 .....    | (89)  |
| 虾上滩 .....       | (99)  |
| 渤海金滩——蛤蚧岗 ..... | (112) |
| 富足的海 .....      | (117) |
| 鹤情绵绵 .....      | (125) |
| 考验 .....        | (131) |
| 大将风度 .....      | (135) |
| 盐碱地上的碱蓬 .....   | (138) |
| 白手起万金 .....     | (161) |
| 唱大戏 .....       | (168) |
| 一个扭秧歌的人 .....   | (172) |
| 八级风浪中生还 .....   | (176) |
| 上望 .....        | (181) |

### ●迷濛烟雨●

|                 |       |
|-----------------|-------|
| 烟雨迷濛走巫峡 .....   | (185) |
| 白帝城淋雨 .....     | (187) |
| 丰都行记 .....      | (191) |
| 高山仰止观大佛 .....   | (194) |
| 黄山的雾 .....      | (196) |
| 寒山寺听钟 .....     | (199) |
| 车过牛河梁 .....     | (202) |
| 浴在北戴河 .....     | (204) |
| 松鹤斋断想 .....     | (206) |
| 那托起我生命的礁石 ..... | (208) |
| 难忘的回忆 .....     | (211) |
| 我们在泰山看日出 .....  | (214) |

### ●冰雪航程●

|                |       |
|----------------|-------|
| 最后一个海狗猎人 ..... | (217) |
| 船舱里装着面粉 .....  | (234) |
| 远去的双桅船 .....   | (244) |
| 我的同船伙伴 .....   | (249) |
| 大海的选择 .....    | (256) |
| 执著于蓝色文化 .....  | (270) |

## 船 家 号 子

哎——嗨——哟——

劈空而来，缠绕在桅梢，从脊背上蛇形汗流上滚落下来，在堆满鱼虾的甲板上弹跳了几下，坠入那翻卷的旋涡里，溅起了一片片水花。

没有什么音乐比这更使我着迷的了——船家号子！那哀婉缠绵的“拉网小调”；那慷慨苍凉拽篷咏叹；那激越昂扬的打桩进行曲，常常催动我周身的每一个细胞与之产生律动，仿佛在我生命的基因中嵌入了这种韵律。

当我走上渔船那一天起，便对船家号子格外留心起来，每当渔民们伴着大海涛声，唱起粗犷火爆的号子，我暗自在心底上写出都来米发梭拉西，力求从音符的背后，寻觅到这种音乐是怎样同渔民的心律产生对位效应。

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首先你从慢号子的吟唱中可以品味出来。一个领号的缓慢地吟，一群人迟迟地合，旋律和节奏渐渐加快，逐渐推向高潮。那情景，像风乍起，先是摇晃着草尖，兜过树冠，灌进洞孔，声音渐大，向前涌去，去扇形的崖壁上撞了一下，归入土壤之口便盛怒起来，于是便形成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号子的神奇就在于，它能将人的能量慢性聚集却突发性地耗散，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出乎预料的托举和拉拽。那领号人，民间称“号头”，他们虽然不是音乐家，嗓门却必是洪亮，虽不懂拍节和音程，出口的音，皆纳入一定的调式，不变不跑，长短跌宕总是那么恰如其分地符合环境和拍节。时而有些即兴发挥，应和者



大都能意会。有一年春天，冰消雪融，青虾在水面上跳，黄鱼在水中叫，为了抢渔汛，一群渔民正从海滩上往水中拖一艘大船，兜头拴着的两根大绳串起百十个人“吭育、吭育”地喊着、拽着，可那庞然大物却纹丝不动。两个领号的嗓子喊哑了，也无济于事。在号子停下来的当儿，有人念叨开了：“要是‘老号头’来喊一号，管保好使。”他们说的“老号头”，已经年过七旬，因手脚笨拙，年近嗓哑，已离开了海，到网铺里补网去了。他年轻时，有一身水上功夫不说，那嗓子仿佛是铜壁金质的。喊起来，震得浪花飞，鱼虾跳。他到一家网铺找活干，渔霸说他不养吃闲饭的，问他有什么能耐。他指了指卧在土地中的一口锚说：“你给我10个人，我喊一号，能把它弯的弯拉直。渔霸不相信他号子真有这般的神奇，果真唤来十几个渔工，排在引索上。他喊起了号子，那十几个人双膀叫力，那弯弯的锚齿竟直得像个扎枪头。从此，他那号子的神奇便传开了。现在，虽然值得骄傲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在他心底却保留了号子的韵律。在网铺里，每当从码头上断断续续传来号子声，他那细小的眼睛立即放出光来。这天，码头上号子一直没停，他已判断出来喊得不够劲，就出了网铺，径直奔码头来了。大家一邀请他，他就按捺不住了，要卖卖老，喊一号。他慢腾腾地爬上了船，这是拉索人的制高点，而先前那两位号头都是站在拉索的人群中，忽略了这个指挥的优势。与这两位不同，他要他的声音从高空劈下来。起号前，他对大家说：“你们听号子，要看我的手再使劲。”说罢，他运了运气，双脚一蹬甲板，两手从下捞起，号子起来了：

哎——嗨——哟——

低沉的号声与手势同时在升高，举过了头顶，长长的拖音，装饰、翻转、变调、恢复。好家伙，慢速的四四拍子足有二十多拍，老汉脸红了，眼内布满血丝。突然，停在高空中的两只大手猛力一挥，劈下来的还有狂叫声：“啊——”，他像疯了一样，张着双手从舵台跑向甲板，而船下那些拉索的人也与之同步地疯了起来，海啸了，山倒了！太阳倾斜了！！号子声将人的能源打碎，又重新组装起来，绝非是简单地累积，而是心理上

的系统调整，排列上的重新组合，质量上的优化爆发。一眨眼，那艘粘在淖泥中的船，仿佛被旋风拨起离位，顿了一顿，然后挪出窝子，沿着这力给它的轨道，“刷”地一下，像被一支弹力强大的弓弹射了出去，载着“老号头”射向水中，“哗”地溅起一弯水帘。慢慢地落下。

渔民的劳动离不开号子，各种各样的劳动节奏，需要特定的“配乐”。再如说打橛桩，就是将木橛桩打进水下泥中，然后，在橛桩上挂网拦鱼截虾。一丈多高的大木桩贴船而立，在它的顶端上绑一横杠，颇像个大十字架，风浪袭来，晃晃悠悠，人要立在横杠上，互搭肩挽臂，用腿脚下蹲的力量把橛桩打进去，这时号头吟起进行曲，人们起先是一点点地撼动腿脚，号子越来越快，先是人们的脚步协调起来，然后是整体的协调，渐渐地可稍稍离杠，后来就跳动起来，“啪、啪、啪……”整齐的敲击声，好似打击乐，落在号子旋律的每拍的后半拍上，橛桩一棵棵地立在波浪中，号子一首首地吟唱下去。

几十棵橛桩打下去，人们脚跳麻了，号头的嗓子也喊哑了。这时，号头就要按曲填词，即兴创作，真是天才！素材皆取之于身边，或描述环境，或概括生活，或讥讽时弊，或抖落人的艳史秘闻。总之，可以把男人们的混帐话都谱上曲，堂而皇之地唱出来。记得一次，我随船出海打橛，由于受风浪影响，太阳快落山了，仍有几棵没打完，号头顺口编了这样一段号子：

“打着地打着呀——伊哈哈！

太阳落山回到家——伊哈哈！

炕上躺只大白虾——伊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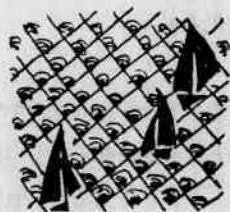
半夜三更骑大马——伊哈哈！

……”

可能太久地委身于狂暴的海洋剽悍粗犷的性格，需要些雅致与温柔的调剂，刺激性极强的话题，在这种环境中并不是过分的。毫无拘束地放肆，也会被大海母亲那广阔而深邃的怀抱所容纳。

我的耳膜不响这种声音好久了，失去的东西会愈发显得珍贵，我仍

深深地向往那船家的号子，那淋漓的表现，那真正的生活，那催人奋进的号角！



## 河面上，老艄公撑起了顶风船

我小的时候，曾在家乡的潮水河岸上看见过老艄公怎样开顶风船，高扬着帆在波涛上写下了奋进的诗行，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潮激荡，情绪饱满。

家乡的西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潮水河，长约八华里，宽有几丈余。是打鱼船出入港的必经通道。清晨，篷帆沐浴太阳的光辉远征出海；傍晚，披一桅夕阳满载鱼虾归来。每当码头角端的灯塔上挂起了一个小木球时，就标明天上将堆集乌云，海上将涌起大浪。将要有大风刮起，而这风多半是南南西风，即气象学上的SSW大风。航船一般都是顺落潮流向外走，此时，河内的船，却吃风不吃流，只能是憋在港内，或趴在码头上不能动弹。只有勇敢的老艄公撑起了顶风船。

风呼呼地吹着，滩头水边的鸥鸟头朝南站着，将喙斜插在翅内，海草匍匐在水滩上，气流灌进晾网支架——毛竹孔内，发出洞箫一般的呜咽，真是满目萧然凄凉的景象。

突然，驶出一张倒竖的梨铎，那是独桅帆船。那时，我家乡的打鱼船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桅一帆，虽然多桅多帆更能有效地利用风能，但桅帆多了也有操纵的麻烦、作业不便之难。干脆独树一帜，加大了帆的面积和叶数，这样既能有效地利用风能，又便于使用。横木角上系一根“压帽”，勒得另一角支棱起来，像是大蝴蝶的翅膀迎风展开，它斜抹着贴桅而展，保持着与风平行的角度，让其所受的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那老艄公坐在船尾的舵台上，阴沉着脸，令发威的风、喧嚣的浪也惧怕三分，

仿佛在说，“你来吧，我正等着你呢。”他使劲一勒舵牙上的胶索，紧一紧舵杆上绳缆，那发出的“嘎吱”响声是搏击的宣言，那搅水翻浪的舵是力量的源泉，帆布被拽得翘棱起来，外侧舷拐成吃力的角度，兜住了横吹上来的风，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巨刃切开满河峥嵘的山峰，奔马踏出一路尘烟，力的滑翔，航途折成曲线，一个又一个“之”字在河面上划过，桀骜不驯的大海便向勇敢者敞开宽广的胸怀。

大自然狂妄肆虐的挑战，没能恐吓住踏波踩浪的帆，帆不避凶险，在老艄公的惊人胆量和聪明智慧的操纵下，赢得了海的挑战。于是这幕情景便深深地烙进我的记忆中，铸就了我灵魂不断升华的阶梯，让我在其鼓舞下克服困难，去开拓宏伟的事业，创造美好的生活。



## 鱼 之 祭

我的家乡村屯边上有座大水库，那是我童年的乐园。夏日里，我们一群浑身滚满泥巴的孩子，洒过那一人多深的水沟，爬上长满了水葱子、三棱草、蒲棒的库中岛，就会惊得麻冠鸭、红嘴鸥噼噼啪啪飞起一大片，那些体态矫健的梭鱼、鲤鱼落荒而逃，哧哧哗哗地在水草滩上划起道道白烟，那些即将产卵的鲫鱼、鲢子，放扁地躺在水草滩上，翻着白眼干着急。当我们拎着一兜肥鱼、鸟蛋回到家中，大人们怒气也消了，去水库撒野不再是罪过，免去了大人们下库而被巡库人捉住的尴尬。

后来，我不敢贸然下库了，听说库里出现一条黑鱼精，足有丈长，一口能吞几条小鱼，而且咬人，在水库边上玩耍都毛骨悚然。我将这件事向爸爸讲了，他的脸不禁抽搐了一下，自言地念叨说：“要是那条鱼的话，也该这么大了。”接着，他讲起了十多年前我还没出生时，他下库捉鱼的一段经历。那一次，他是在毛毛岛采蒲笋，发现草丛中翻背晒太阳的大黑鱼，足有一米长，他惊喜万分地扑过去，捉住了它，然后一手抠鱼腮，一只胳膊抱鱼腰，涉水回来，鱼头一浸水，突然一耸，身子一扭，尾巴甩了弧，“啪”地一记大耳光，搞得爸爸眼冒金星，晃了一晃，险些跌倒在水中。大黑鱼挣脱入水，摆摆尾巴，就不见踪影。

听了爸爸的讲述，气愤压倒了恐惧，黑鱼精不过是条鱼，搨父亲一记耳光的仇一定要报。我悄悄地预备了一柄特大号的钓钩和一根又粗又长的尼龙绳，在一个阴雨天的上午，估摸巡库员都在睡觉，洒到了毛毛岛去，销在沟刺上一只大蛤蟆，远远地抛进深水中去。

雨中的水库静极了，喳喳雀叫得正欢，不时传来鹭鸶的幽鸣，远处的草丛中有鱼在抢滩，拍打得水啪啪直响。我手擎的钓索哆嗦了一下，呵！有鱼在咬钩，凭那咬钩的力度可以感觉出，这鱼小不了，没准就是大黑鱼，真是冤家路窄。我担心钓索叫劲手捏不住，顺势翻转腕子，绕了几圈，这下，除非你将我腕子拽断，不然你是别想跑掉。又是一下，勒得我腕子生疼。突然又松了下来，狡猾的东西，一定是在吐钩。我想拽又怕惊了它，只是小心翼翼地抖抖。正在我迟疑的当儿，手中的绳一下子被另一头拽绷了起来。糟了！牢牢的、死死的，足有超出我几倍的拽力来得太突然，我闪了个大趔趄，脚从淖泥中拔出来，又踩进一片滑泥中。在这场“拔河赛”中，我显然不是对方的敌手，我被生生地拖入水中去，先是齐腰深，接着便没了脖子……我扑扑腾腾被巨大的拖力拉着，毫无目标地在水中游动起来。不久，我的眼前隆起一条黑色的脊背，像是潜水艇在沉沉浮浮，那一乍掌一乍掌的背鳍，像是展开的大扇子。不知游了多久，贴着另一座洲岛边缘的蒲草。急中生智，我用一只胳膊顺势搂住，脚也落实，又在这里与大鱼“拔河”，双方用力更大，僵持了一会，突然钓索凌空飞了起来，拽到手里一瞧，钩钩倒刺上挂着一块厚厚的鱼肉。

我疲惫无力地回到家中，向爸爸讲了我与大黑鱼搏斗的失败，爸爸说：“没出事儿就不错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惹它去了”。

不久我到三十里外的古镇去读中学了，带着对水库的眷恋，带着对大黑鱼的怨恨，告别了家乡。一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童年的恩恩怨怨也逐渐淡化了。一去两年，偶然回乡，但童稚锐减，对水库中大黑鱼的遗憾已丧失殆尽。第三个年头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停课，国庆节前夕我跑回家中。到了午饭时，仍不见爸爸回家。吃了午饭，爸爸手拎一根木棒，腰别酒瓶满身泥巴，走进屋来，是刚从水库归来。妈妈揭锅去取给他留的饭菜。他摆摆手说：“喝过了，捕鱼会战指挥部每人一瓶老白干，两个大面包，吃饱了，喝足了，下午还要继续打！”“打什么？”我不解地问道：“地区的头头，不知哪个二大爷，非要在水库拿出三十万斤的

鱼，说是支援省城市民每人三斤。支援个屁，分明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捕不上来那么多，非要把水库放干了拿鱼，这下水库的鱼可就要断子绝孙了。”爸爸分明是喝多了。

“看见大黑鱼了吗？”突然我冒出了这句话。“快了，就差毛毛岛还有点水，过一个小时也就全干了。”我二话没说，赶忙向水库跑去。

来到水库坝顶上，见那用拖拉机拱开的豁口足有十米宽，水像瀑布似地往外喷泄，截在豁口上的铁网罩，弹起的寸八长的小鱼，掉在泥土上，被晒成了鱼干。水库内的残水已成泥汤，须臾间就会毙命的现实，使得这些鱼们顾不得躲人，或将头拱出水面张口喘气，或东一头西一头地在人们腿脚下蹿来游去。霍霍的稀泥中，密不透针的人群喊叫着，频频挥棒，一棒打下，鱼就一翻白。然后，专门有人将打死的鱼串在绳上，拽到坝顶上去，那里堆成了一座座鱼山。

“黑鱼精出来了！”随着喊声，我立即跳入泥水中，随着人流向毛毛岛涌去。赫！好大的一条鱼，好眼熟的一条鱼，横卧在乱泥中，像是一条搁浅了的船。沾满了泥浆的躯干足有小缸粗细，光天化日之下，闪烁着青亮青亮的光。巨大的嘴巴一张一闭，发出啪啪的响声。大黑鱼，你施威撒疯在水族世界，吞食了多少同类；你横行霸道，欠下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债！当三四个小伙子运足了力气，抡棒向大黑鱼砸去，我解气极了。大黑鱼，你曾经多么可恶，你也会有今天！在棒子的飞动下，大黑鱼不停地扭动身躯，棒子一触它，它便一弓身，尾巴扫起一层层泥浪。人们打着、跳着、喊着。慢慢地，大黑鱼身子挣扎得不够灵活了，大嘴翕动得慢了下来，目露慈光，好似在向举棒的人祈求，服输了。可人们并不宽容它。我真有些目不忍睹了，原来的气愤不知怎地一下子变成了怜悯，便不由自主地阻拦那些挥棒的人。可是那周身散发酒气、双眼布满血丝的人拢成的墙一下子将我隔在了“墙”外。“咔嚓”，半截木棒飞了起来。“这家伙真禁打，换根铁的。”不知谁竟能出这样的好主意。“你们行行好，我求求你们别打了，不这样，它也会死的。”我这哀求的语调引得那些挥棒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子犯了那股邪病，给一条鱼求情，哈哈，



哈哈……”“躲远点，你他妈的根本不知道打这鱼有多痛快，打哟！打哟！”一根粗粗的铁棍带着寒光砸了下去。不偏不正，在那牛头龙首般的脑盖骨上，溅起了一股蓝白色的液汁。人们的喊声平息下来，泥浪不再迸溅了，大黑鱼鼓鼓的眼珠呆滞地凸出来，大嘴巴敞开，停格在那最后的一张的动作上。两个小伙子上前将大鱼分节上肩，尾巴搭在后边那人肩上垂下来，拖在泥地上，一颤一颤地向坝顶走去。从我身边擦过时，我看见大黑鱼的嘴吻上有个豁口，这是当年我给它留下的纪念。当年我失败了，这次别人代替我赢了它，按理说我应该高兴，包括我们父子的仇怨，这一下全勾销了。实际上，鱼乃天生为人之下食者，水产鱼人食鱼，无可厚非，问题是人与鱼的搏斗首先在于条件的不对等。有人曾说过，人与鱼在远祖属于同宗，只是鱼没有随同人类的远祖一起从水中爬上陆地，这是鱼们的一大悲哀。人类进步了，发明了工具，向水族世界索取，延长了手臂，足够其洋洋可观了。而鱼们似乎也习惯于同船网索钩相抵，当它们在水族世界互相吞噬、育肥长成之时，怎会料得贪婪的人会将对付人的手段搬到水里，来个釜底抽薪之术，让它们再没有用武之地，“爷爷孙子”辈一并灭绝。

我们父子两代人与大黑鱼之间是存有积怨，但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过去狭隘胸襟于今日敞开气量的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水库被竭泽而渔后，又一次蓄满了水。十几年后，我站在堤坝顶上，望着水波澹澹，几点绿岛，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静，静谧得仿佛这里不曾发生什么大黑鱼的故事，只有我那无穷的遐思与联想在脑海中翻腾着。